

非遗之旅：祖孙携手相传千年渔鼓情

图文 本报记者 赵星灿



“小道下山来，黄花遍地开。一声渔鼓响，引出众仙来……”5月15日，在民间艺人毕德贞的家中，筒板一敲，渔鼓一响，把一段段脍炙人口的渔鼓表演脱口而出，顿时将寒腔渔鼓的艺术魅力展露无遗。这一招一式的描摹与点染，已让观众沉醉其中。

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

67岁的毕德贞介绍，渔鼓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，古代道教传人用来传教和做道场，古称“道情”。“道情”源于唐代道教在道馆里所唱的经韵，又称“道歌”，是民间的一种说唱艺术形式，有唐代的《九真》《承天》等道士歌曲，多以道教的故事为题材。南宋开始用渔鼓筒板伴奏，元明以来广泛流传，与各地民间俗曲相结合，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曲调，因主要伴奏乐器而得名“渔鼓”。

渔鼓流入山东后，受方言和民间音乐的影响，

逐渐演变而形成山东渔鼓。山东渔鼓风格各异，鲁北乐陵渔鼓，曲调优美，边歌边舞，热闹非凡。流行于鲁南一代的多为寒腔渔鼓，以两坡羊渔鼓及大小关腔、靠山红等少数派别为主。

鲁南渔鼓又分为南派和北派，汶上的渔鼓是鲁南北派渔鼓的主要代表。汶上渔鼓为邱祖龙门派，传说八仙之一的韩湘子曾在济宁传道，其中有一个弟子叫邱道春，曾被邀请到皇宫里演唱，深得皇帝喜爱。后来，邱道春在汶上广收门徒，有“曾、柴、杨、张”四大门派。传到汶上县苑庄镇毕德贞这里，已经是八十二代了。

灵活多变的演绎方式

“渔鼓的演奏形式简单，用渔鼓和筒板来伴奏。有说有唱，以唱为主，语言比较通俗，曲调适于述说，几乎和吟诵差不多。且不受舞台时间地点的限制，不需要伴奏，甚至连凳子都不需要，直接站着唱。”随即，毕德贞开始向《文化周末》记者演示。只见他右手怀抱渔鼓，左手持筒板，表演时左右手打板；右手敲鼓，用中指和无名指的指肚击打，有“怀抱三尺三的通天渔鼓，手捻七寸漂江过海的逍遥道板”之势。

渔鼓有着独特的演唱风格，唱词合辙押韵，生动形象，吐字清晰。演唱的作品既有文戏，又有武戏，唱腔分大寒腔、小寒腔、阴阳口、快慢口等。大寒腔咬字清晰，高亢嘹亮，气势磅礴，一般用于表演老生、小生等。小寒腔优美动听，装饰音较多，一般用于坤角演唱。在演唱过程中，一些“站法”“瓢子”“行走坐卧”等表现形式一般通用，以烘托剧情和人物塑造。

常用的曲调有“开腔”和“流水”，唱词基本为七字句。其固定唱法为“渔鼓本是一根竹，生在终南山里头。鲁班吹来做成鼓，湖家抱鼓游九州”。渔鼓有多种演唱方法，表演特别灵活，除了某些较短的曲段有固定的曲调外，长篇均无固定唱本，只有四字一句的“桥路本”，记录故事情节概要。演唱时靠现场发挥，随口编唱，对情节和人物逐一进行细致的描绘。

渔鼓的演奏方法主要有四种，分别是“击、滚、抹、弹”。其中，“击”指的是用四指同时拍击，“滚”是四指连续交替单击，“抹”是四指击鼓止音，“弹”是四指屈指连续交替击弹。

毕德贞说，其实制作渔鼓的过程还不算太复杂，最关键的是鼓顶的选择，得带着情感来做。渔

鼓的筒子一般是三尺三寸的竹子，鼓顶选用的是猪的护心皮，而羊的护心皮有异味，狗的护心皮容易坏，猪的护心皮不仅柔韧，声音也清脆洪亮。

耳濡目染，走向渔鼓艺路

从7岁第一次在汶上市集上听到渔鼓，毕德贞一生都为之着迷。“那时候最高兴的事就是上街听戏，当时街上有个唱渔鼓的，每个段落都非常有意思，当时一边听一边跟着哼唱。”毕德贞说起60年前的学艺之路，依然记忆犹新。“当时家里条件不好，还正好赶上了大跃进时期。我父亲看我喜欢渔鼓，就让我拜个师傅，好好学。”于是，7岁的毕德贞便跟随济宁著名渔鼓艺人赵培真开始了学艺之路。

“刚开始学习渔鼓的时候，师傅看我年龄小，个头也不高，就让我跟着打杂，边听边唱。”毕德贞说，当时经常跟着师傅、师兄到附近的村里演出，尤其是年会、赶集的时候，在师傅、师兄忙不过来时，毕德贞也要配合着一起演出。经过了四年多的磨炼，12岁的毕德贞才开始正式上台，渔鼓也就成为他维持生计的一门手艺。

“师傅领进门，修行在个人。”艰苦的学习岁月，让毕德贞迅速的成长起来。因为毕德贞的唱腔丰富，演绎的人物细腻传神，再加上性格幽默，深受听众的喜爱。“我的声音还算洪亮，只要我在庙会上唱渔鼓，都有上百人围着听。渔鼓最受欢迎的时期是上世纪80年代初期，那时喜欢渔鼓的人多，会唱渔鼓的人也多，流传着‘听见渔鼓响，锅饼贴在门框上’的俗语。”毕德贞说道。

艺术之路上艰难的前行

毕德贞从7岁拜师学唱渔鼓，12岁登台演出，如今已经演唱了近六十岁了。用他的话说，对渔鼓的热爱已经融到他的骨头里了。

然而，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，与许多民间传统艺术一样，在电视、电影、互联网的影响下，渔鼓开始走向下坡路。由于渔鼓的唱腔完全是师傅教徒弟学，唱词没有文本，历代很少或根本没有文字记载，全凭口传心授，学艺周期较长，导致这门民间艺术濒临灭绝。在渔鼓这一行里，有六年出师的规矩。“前三年看师，后三年看徒。”毕德贞解释，前三年主要是徒弟看师傅的德行和技艺是否值得拜师，后三年主要是师傅看徒弟的德行和悟性是

否值得传授技艺。随着现代文化艺术形式的出现，观众的严重流失更使这一传统艺术步入歧途。迫于生活的压力，毕德贞不得不背井离乡外出打工。

伴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，包括渔鼓在内的一大批传统文化艺术，在信息化的时代中逐渐没了市场，毕德贞看在眼里，急在心里。闲下来的时候，毕德贞考虑更多的，是如何将渔鼓传承下去，让越来越多的人对渔鼓的欣赏和喜爱中，感受来自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。

凭着他对艺术的执着追求，闲暇之余总要给乡亲们来上一段。就是在外出打工的日子里，他也要背上渔鼓，在民工们休息的时候奉献一曲。毕德贞为了与电视、电影、KTV等竞争，四处学习文化艺术知识和表现形式，将相声、说书、戏曲等艺术结合进自己的渔鼓演唱。在增加噱头和喜怒哀乐、轻重快慢上做文章，使渔鼓唱起来有声有色，以感情、表情、激情吸引观众。每当逢年过节、婚嫁喜事，或者参加镇里的演出，只要是自己有时间，毕德贞几乎都会主动前往。二十年来，乡村、企业、老年公寓里都留下了他的身影。“要不是太真心喜欢渔鼓，我不可能坚持到现在。”毕德贞说。

六十年的渔鼓情深

毕德贞说，在六十年的演艺生涯中，虽然也教过五六个徒弟，但都没有坚持下来。就连他的儿子，也怕影响收入而弃艺从工。在前段时间，寒腔渔鼓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后，作为传承人的毕德贞非常高兴，心想这下可有救啦。于是，他怀着对民间艺术的一片痴情，把决心一下，教小孙女唱渔鼓，让孙女把这一祖业传承下去。让毕德贞十分欣慰的是，7岁的小孙女在他的耳濡目染下，逐渐对渔鼓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从4岁就开始跟随毕德贞一起登台演出。“这个孩子天生就不怕陌生人，演出的时候声音并茂，很惹人喜爱。”目前，爷孙俩在全省各地参加的比赛获奖无数。

寒腔渔鼓后继有人，毕德贞担忧的心终于落了下來。他欣慰地说：“我虽年近古稀，总算没有把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丢掉。为了丰富人们文化生活，只要身体允许，我会一直坚持下去。”

这位和渔鼓打了六十年交道的民间艺人，把曲艺事业作为毕生的追求……现在的毕德贞，一边耐心的教着孙女，一边安详地守望着这门传承了两千年的传统曲艺，一人一鼓一筒板，坚守着寒腔渔鼓。



● 小满 ●

小满未满

唐广申

周末去了老家，到了家门口，见墙外几畦菜正绿油油地泛着亮。黄瓜秧已经爬上了架，茄子、辣椒、西红柿什么的，都已胀胀地挂满了果，鲜嫩嫩嫩的。

河东的麦地里，麦子正灌浆。满坡里更多的是杨树林，斑驳的光影在毛茸茸的小草上跳动着，偶尔惊起的三五只蚂蚱“倏”地一声飞了去，又落入新半枯黄的草丛里不见了。

麦田已浇上了水，沟渠里清清的，水正流向窄窄的麦垅，不时“破喽，破喽——”地冒出些泡，又“倏”地破灭了。弯腰掐了穗绿中已渐泛黄的麦穗，轻轻地放在手心揉搓着，麦粒饱饱的，却还是粘粘的白色的浆。不远处的垅沿上，竟有不少的苦苣菜，正开着黄艳艳的花。

小时候下地拔草喂猪喂兔子，没少找了这东西，有时也洗净凉拌了吃，说是吃了不容易烂嘴角生子生口疮，小满吃它正当时。

不禁想起古人描述的小满三候来。一候苦菜秀，二候靡草死，三候麦秋至。小满时，苦菜正吐蕊花艳，靡草已渐枯萎，麦粒浆饱满，靡草是至阴之所生，所以不胜初夏的阳气而枯死。见到萋萋青青的一片芳草已枯黄，若是死为了生，死即是生，而美美地生过，又美美地死去；就这样枯荣有时，那也是靡草在完成自己生命的小满吧。

旧时还有在小满吃苦菜和尝新麦的习俗，这也是一种“苦”尝“新”吧？苦苦菜经霜后就会变得甜甜的，记得《诗经》里说“谁谓荼苦，其甘如荠”，这应该就是人们常说的“苦”尽“甘”来吧。

又想，二十四节里，既有小暑，又有大暑；既设小寒，就辅大寒；还有小雪和大雪，总是小大渐生，相互对应，却独有“小满”而不见“大满”，这是否为避所谓的“满招损”呢？“小满”过后，就“芒种”，这是告诫我们，小满之后，再不进取是不行的。要想持续收获，就要持续耕种，只有不断努力，才能时有“小满”。

小满未满，这是大自然蕴含的智慧。想这世间万事万物，一株麦子，满实了就要枯萎；一朵鲜花，妖艳过就要凋零；一个苹果，熟透了就要腐烂。而我们的日子，没到富裕，却也渐趋小康，日新月异。满而未盈，小满未满，这不正是美好期盼吗？



一年好景君须记，正是樱桃绿时。不要刻意去突出这一点，小满节气到了，在这个节气点上，眼里的，舌尖上的，漫步在乡间小道，耳朵里满满的，是自然的灵性。我可以那么给你说，小满对咱农民就是一位等待分娩的孕妇，小满小满麦粒渐满；小麦的一生8个月，从秋分落地，生根发芽，一路艰险，冬至大雪，寒冰煎熬；走过春暖花开，一时扬眉吐气；经过绿海花人海，感受桃花杏花梨花万紫千红，十里美景不如你，过眼云烟太匆匆；你的朴素与大方终于迎来了小满的节气；小麦才是家乡最广袤的无法撼动的地位，麦浪是农民眼里一面迎风破浪的大旗。虽说，山边小块油菜已经收割，大麦率先染黄，大蒜在田间一把辛苦一把汗聚在自家的晾晒架上；青杏挂满枝，毛桃满枝爬……这些都是小满的结果。小麦的灌浆饱满，才是小满的真正内涵。

小满是老年人挂嘴边的一个节气。那是一个即将看到希望的节气，虽然粮食已见缸底，杀杀裤腰带新粮马来充实；过去的老人对小满就是这种心态，他们把小满看得很重。即便到了小满，对



苦菜秀，乃小满三候之首。小满吃苦菜，则是很古老的一种民间习俗。

“四月中，小满者，物致于此小得盈满”。小满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，此时夏熟作物的籽粒开始灌浆趋向饱满，但还未大满成熟，只是小满。所以小满里寓意着丰收的希望，也流行着“吃苦迎甘来”的习俗。过去的小满，刚好“青黄不接”，但却是苦菜蓬勃生长、采摘食用的最佳之时，由此民间逐渐形成了小满吃野菜苦菜的习俗。

农谚说“小满小满，麦粒渐满。小满未满，还有危险”。在北方，夏熟作物开始灌浆直至茎穗饱满，但离成熟直至颗粒归仓还有一小段距离。不说麦收后的夏种夏管，单说小满到麦收这一小段距离的灌浆、治虫、预防干热风 and 突如其来的雷雨大

小满农事

张平

小满的农事，还是小心翼翼的精管打理，别让到手的粮食有个闪失，必定一年一家人吃的喝的，都在这个节气里定型；小满啊，你是小麦最后一个节气的冲刺，你慢慢成熟是咱种地人满满的心润。

揭掉立夏的日历，就可以把小满握在手心里啦。小满就是这样，在每一年的这个时刻，花开的时节还来不及及在谈话中淡去，夏日的阳光才刚刚有一点铺展，遮阳帽还停留在手上，美丽的小满就急不可耐如期而至了。小鸟傻啦吧唧的都奔在田间地头，跳在一个麦穗头上，把那一只压倒，然后在剥取还没有满仁的麦粒，它最先品尝小麦的麦香。麦到小满，一种自然颜色的更替，大地给予辛勤耕作的农人丰收的喜悦，把收到的粮食换钱，去做自己想做的事，满意的事，是小满给你开个好头，也好有个打算。

人要从小满而起，才有大满的收成……收成看得见，一路走来的辛酸没有人知晓。麦浪在田野上随风翻滚推波助澜，阵阵麦香席卷整个村庄，小村被麦香包围着，这宏伟的蓝图，是在小满的调色板绘出的，处处浸透着小满的气息，花红满村，青杏出墙，沁人肺腑的小满走出季节的脚步。小满是收成的，但是不能辜负前头各节气的付出。

大伯在世的时候，常听他老人家说，他年轻时特别盼望小满节。小满一过，他便领儿人打短工，挣钱，他把小满比作救命的气。如果庄稼长势好，收成足，每天能多拿一点钱。大伯一季下来，从山地到洼湖地，能割半个月的小麦，挣十五块大

小满“苦菜秀”

卢恩俊

风、冰雹的袭击，以及麦收前的各项准备等，在没有机械化的过去，样样都是艰苦的劳动环节。尤其是烈日下的抢收抢打，那真是男女老少齐上阵的大会战场面。

在南方，小满的“满”，不仅指籽粒，也指雨水。百姓以“满”指代雨水的丰裕程度。农谚有“小满不满，无水洗碗”“小满不满，干断田坎”“小满不下，犁耙高挂”。小满正是江南早稻追肥、中稻插秧的时节，如若田里不蓄满水，就会造成田坎干裂，无法插秧，影响农作物的收成。所以旧时江南一带有“小满动三车”的说法。农户以村圩为单位，举行“抢水”仪式，有演习之意。同时，还有祭三车，也就是祭车神的习俗。

仪式归仪式，然而旧时踏水车吸水是最辛苦的。清末蒋士燮的《南园杂诗》咏道：“日脚晃晃晒平地，东家插秧西家插。养苗蓄水水易干，农夫踏车声如沸。车轴歇折心摇撼，脚跟破裂皮肤焦。堤水如汗汗如雨，中田依旧成稿土……”然而，对于这苦，农人是不抱怨的，因为是在期盼着籽粒饱

洋，大伯没有地也够一年的开销。虽说一天一块钱大洋，并不是谁都能拿得到的，一天不割三亩小麦，你也不敢去扛膀子，地主的长工是六亲不认的，拿不动那把镰刀你就别眼馋那个钱。赶趟成那种透支的大功率劳动，只要你敢接招早早地成了痼疾是必然的，躲不过六十，带着无止无休的咳嗽及喘不动的空气，走了一身轻松。小满，给了大伯那一辈人太多的爱恨情愁，和小满打一辈子交道，终也没吃过几回白面馍馍或麦子煎饼大葱。

不过，我们无论怎样对小满不满，小满伤了我们上一辈的心；可小满必定让我续下烟火，烟火人家才能演绎人间大爱，才能让人感受到人间最美是小满。现在的农民再也不敢小满所累，小满成了一种无声无息的等待中，等待一场轰轰烈烈乡村爱情的结晶。一个美好的节气接下来是一个美好的收成，我们何憾而有。小满是夏季里的一个节气点，无论你喜欢不喜欢都会如期而遇。如果她给你一个美丽的传说，在这个孕育梦的时刻，铸就让故事永世难忘。

我和妻见面时，就在小满里；小满注定要有一个圆满的结局，见了面才有很多的不如意，问不出年龄有多大，长得黑不识字，还不会说话……曾经梦想花前月下的诗情画意被现实撞得粉碎。一时让我无语了，我不知道我怎么对待小满；一天碰到村头的三嫂，三嫂给我说，高大媳妇门前站，不会做活也好看，听说你那媳妇能烙得一手薄薄的煎饼，又高高的个头，你真有福气啊。我心一愣，人只要有一双勤劳的双手、纯美的心灵这还不够吗？生活是现实的，追求那些缥缈的有用吗？你给我一个微笑我送你一生阳光，我接纳了妻。一年就这一个小小满，人们收获多少都是满足。我娶了妻，也收获了小满。

小满是我人生的开始，妻从小满里走来。人生无大所求，小满足矣。 ■张振洋 摄影

满的甘甜呀！还有“丝车、油车”，也都要忙碌起来。蚕妇抽丝剥茧，日夜不停，怕的是“蚕过小满则无丝”。这苦，蚕农也愿意挨了，因为是在期盼着茧子的饱满。但最不愿意看到的，是宋代张俞诗中“昨日入城市，归来泪满巾。遍身罗绮者，不是养蚕人”的《蚕妇》伤呀！……

过去小满吃苦菜，“食苦迎甘”习俗，那是人们对丰收、对幸福生活的一种期盼。而现代人的日子已从过去的苦垆里跳到了蜜罐里，但依然时兴吃苦菜，不仅在农村，城里人更是津津有味。

“小满之日苦菜秀”。苦菜，在乡下就像田里的草，山坡、地头、沟旁、河边、田坎随处可见，且此时长得最水灵、最鲜嫩，一到傍晚就见络绎不绝的城里人来田间地头割苦菜。苦菜不单指一种，诸多味道苦苦的菜都是都算，如苦苣、蒲公英、连莧菜掐断其味道也是苦苦的，所以莧菜也是应节气的菜。现在有些苦菜品类引植在菜园，市场价格比其它蔬菜还高。当然，此时人们更乐意吃野生野味的苦菜。吃腻了大鱼大肉、甜菜香菜的人们，这时采集苦菜换换口味，是清火解毒保健最佳食菜。因为苦菜含有多种氨基酸、维生素和微量元素锌、钙、锰、硒等，有清热、明目、消炎、利尿、健胃、发汗、养血、败火、止咳等特点，且采摘容易，制作方便，经济实惠，味道鲜美。

过去吃苦菜是苦中求甜，现代人吃苦菜，则是甜中乐苦苦保健了。 ■刘军 摄影

小得盈满

黄建如

农人都是细数着农时过日子的。立夏过后，小满就如期而至，一年中最繁忙的季节开始了。

在二十四节气中，许多节气大多可以顾名思义，比如白露、芒种，比如立夏、冬至。小满却是例外。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这样解释：“四月中，小满者，物致于此小得盈满”。小满的本意为夏熟作物的颗粒开始灌浆乳熟，但还未饱满、大熟，谓之“小满”。

小满时候的小麦，似初长成的邻家少女，丰姿绰约。田间地头，海洋般的麦田，在阳光下闪烁着绿幽幽的色泽，散发出沁人心脾的麦香。有风吹过，麦子绵延涌动，如波似浪地滚向天际。扯下一支饱满的麦穗，一搓一揉再一吹，一小把黄中带绿的麦粒留在掌心，软绵绵的，富有弹性。青壳下的麦粒还在成熟与未熟之间，这昭示着眼看饱满的丰收，但又不是顶峰的来临，一切充满着希望，义无反顾地迎接与镰刀亲吻时那一刻震撼的悸动和幸福。

二十四节气中为何只有小满而没有大满？按中华文化的惯例，有大就有小，有小暑大暑、小雪大雪、小寒大寒之分。其实古人充满智慧的，既然是小满，还可期待，或可更好，不圆满才符合生活的辩证法。

圆满乃福，万物同理。如果把人生比作一张试卷，不能以“满”作答一定算不得遗憾。文章不宜“满”，极尽笔墨之能事，多用大而虚词，越是写得华彩丛生，越难以产生共鸣，反而透着内底空虚；做人不宜“满”，老话说“满招损，谦受益”，虚怀若谷、稍有留白、微显瑕疵的人生其实更真实；艺术作品不宜“满”，几乎所有的艺术样式都讲究留白，至于是留大半还是留小半，度的把握正是艺术高下的奥妙。“小荷才露尖尖角，早有蜻蜓立上头”；“小”富有向上的空间，生长的天地，给人朝气蓬勃，生命力旺盛的兴奋。

二十四节气中，小满是最有禅意和哲理的节气。让我们都能掌握一个“小满”的尺度，活得朴素、从容、平和，这样才更有知足感与幸福感。 ■周铁兵 摄影

